

舞台劇本

黃英雄

民國三十七年生

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戲劇研究所

現職／

專業編劇、導演

曾發表／

「急診室風波」、「明天是新年」、「四次元的劇本」、「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等  
電影電視劇本三百多集



# 尋找佛洛伊德

舞台劇劇本組佳作

黃英雄

## 【舞台劇故事大綱】

作家辜桐的小說尚未完稿之際，發覺演員妻子莉莎與導演有曖昧關係。在日漸累積的壓力下，他創造的書中腳色逐漸變得更为暴躁而糾葛複雜起來。

書中人物蕭彬變成辜桐的心理反射。他是身揣八條人命及強暴罪的通緝要犯，在沾滿血腥的殺手生涯中亦強佔了青梅竹馬的麗莎為妻，這一切的遭遇與辜桐似乎沒什麼差異，只是一位拿槍，一位拿筆罷了。但蕭彬在臨刑之前卻突然感悟到他的一生有如南柯一夢，恍惚中有個「人」在主宰他的命運。在夢境的背後似乎永遠有個「相對」的「情境」，於是在他臨死之前努力地去思考這個夢中的真相。辜桐似乎也陷入一樣的苦惱，在分不清誰是真正的「作夢者」後，他也選擇了一條和蕭彬相同的命運。

本劇以不同的時空及跳場方式呈現人類最深層的本能與慾望，並非刻意渲染暴力，而是以中觀的方式將一切慾望與罪行全部攤現之後，似乎才能尋求到心靈解放與安住的真面目。

## 【人物簡介】

- 一、辜桐：小說作家，在小說完結之前發現妻子行動詭異，遂改變了故事，甚至自己的命運變成小說的結局。
- 二、莉莎：辜桐之妻，是名演員，是丈夫小說創作的原點卻也是生命的句點。
- 三、蕭彬：身揣八條人命的槍擊要犯，是真實或幻境？直到臨刑之前尚在五里霧中。（由辜桐飾演）
- 四、麗莎：蕭彬之妻，爲了報復，將蕭彬給她的故意丟棄；將蕭彬想要的給了別人。（由莉莎飾演）
- 五、王傑：建築商，誘拐麗莎投資，但其妻受其冷落之後與攝影師暗通款曲。
- 六、小莉：王傑之妻，生活單調，只知追求物質生活，最後沉淪於肉慾中。
- 七、海生：職業攝影師，自命風流，因而惹上麻煩，甚至累及未婚妻被強暴。
- 八、詩涵：海生的未婚妻，發覺海生沉迷在女人堆中，向女人的丈夫告密，但反將事情弄僵。
- 九、男子：蕭彬之母的情夫。（由海生飾演）
- 十、妻子：蕭彬之母，因偷情被小彬發現而影響蕭彬一生。（由詩涵飾演）
- 十一、小鳳：莉莎的朋友，但卻向辜桐告密。（由詩涵飾演）
- 十二、牧師：由海生飾演。
- 十三、洪頭：角頭老大（由海生飾演）
- 十四、導演：由王傑飾演。
- 十五、囚甲：由王傑飾演。
- 十六、囚乙：由海生飾演。
- 十七、警察二人。

## 【佈景說明】

- △本劇可採一景多場或多景多場重疊之設計及演出。
- △設計簡圖中之區位造型只爲編寫劇本之方便而訂，導演可依劇中需要與二度創作理念自行決定。
- △上舞台的天幕以幻燈及錄影帶能放映爲原則，甚至可採用聲光多媒體震撼演出。
- △舞台區位之左右，以演員面對觀眾的左右爲左右。

## 《尋找佛洛伊德》二十四場舞台劇

### 【舞台佈景簡介】

舞台是由不銹鋼管結合而成的立體四方型，在全黑的背景中更能顯出其幾何造形之美。其線條架構而成的空間除了方便演員在舞台上的穿梭展現之外，亦不會對觀眾造成視覺上的障礙。由於這樣重疊的立體線條與鋼管的森冷感覺，是爲了刻意營造監獄給人的壓迫感；另一方面由於光線的變化，這些線條也可能在反射五光十色的亮光後，將觀眾帶入一種溫馨的家居；或者是浮華的酒廊，另外在觀眾席面前刻意垂下一面由繩子編接而成的網，這種間格甚大的繩網除了讓現場觀眾有一種「被關」的感覺之外，應以不影響觀眾的視覺爲原則。

### 【序場】

- △燈光全暗時，背景音樂是一種悲壯和哀苦的基調，就像我們即將要與親密的友人訣別那般無奈，但不管如何掙扎，任何人均無法再回頭的那種情懷……
- △遠遠地傳來沉重但有力的腳步聲，這種一聽即知是訓練有素的腳步應該是來自軍人或警察，當腳步聲愈來愈近時，夾雜著鐵鍊拖地的聲音……
- △幾名武裝的警員拖挾著銬著腳鍊手銬的男人正好出現在右下舞台，在帶領的軍官一聲口令後，眾人調整步伐架著全身虛軟的死刑犯，緩緩穿越中舞台的鋼架，到達上舞台。
- △右上舞台處早已佈置一小土丘，警員將死刑犯安置在小土丘上，然後列隊持槍待命。
- △警官上前似乎在訊問犯人有無最後遺言，犯人搖搖頭，他似乎連說話的力氣都沒了。警官在確定犯人的意願後，走到隊伍側方發號施令。
- △警官一聲令下，射擊隊槍聲齊發，死刑犯應聲倒地。
- △在急促的音樂聲中，燈暗——。

### 第一場

- △延序著上一場的音樂，燈亮時中舞台鋼架下已放置一張床，床上一男一女正安睡著。
- △男人開始發生囁語，半晌突然驚醒，一躍而起坐在床沿。一時似乎尚無法脫離剛才的惡夢，全身頓覺寒冷而萎縮不安起來——

△女人被吵醒了，她困惑地望著男人的背影……  
莉莎：怎麼了？

△幸桐不答，逕自坐在床沿點燃了菸。莉莎見他未答，有點無奈地轉身欲睡時，幸桐這才像說給自己聽一般的聲調喃喃自語……

幸桐：我作了一個夢——

△莉莎這才又轉身過來

莉莎：又夢見跟人吵架了？

幸桐：（搖頭）我夢見自己被槍斃了——

△莉莎訝異得說不出話來，幸桐緩緩轉頭來注視著她。

幸桐：妳怎麼不問我，子彈穿過身體是什麼滋味？

△莉莎惶恐地將被單抱在胸前，輕促地搖頭，看得出她並不想談論這個話題。

△幸桐並不理會莉莎的反應，他喃喃自語。

幸桐：也許這就是蕭彬的下場……

莉莎：小桐：你累了……

幸桐：妳說，我該給麗莎什麼樣的結局？

△莉莎惱怒地起身……

莉莎：夠了！幸桐！我不喜歡三更半夜跟你談論你小說中的人物！還有我也不喜歡你書中的女主角也跟我一樣叫莉莎！

幸桐：可是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好，正因為跟妳同名，我才能感受到她內心的生命……不過她的麗是美麗的麗。

△莉莎忍了氣，緩緩平抑著自己的怒氣

莉莎：不要說了，小桐，睡覺吧！明天我還有通告呢！

幸桐：莉莎，我真的沒有惡意，結婚那麼多年，妳一定了解我……

莉莎：我知道，每次小說遇到瓶頸，你都會作惡夢……其實不用急，多休息，靈感一來，什麼都迎刃而解了。

△幸桐默默地望著莉莎，莉莎訝異

莉莎：你怎麼了？

幸桐：妳真的很像麗莎；不！是書中的麗莎像妳……不！應該說妳就是小說中的麗莎——

莉莎：（沒好氣地）你是不是把我們的事當作小說的題材？

幸桐：沒有！真的沒有！

莉莎：明天不能讓我看看？

幸桐：（著急）不……不要，等完稿後再讓妳看……



莉莎：你說麗莎很像我，那蕭彬呢？

幸桐：蕭彬？（搖搖頭）他是個殺手……

莉莎：爲什麼要寫這種可怕的人物？

幸桐：我不知道……到現在我還不確定我爲什麼要寫……只是有時候會覺得是他要我寫的……

莉莎：你說的是誰？

幸桐：蕭彬——

△轉場音樂

△燈暗

## 第二場

△承上一場音樂

△暗場中傳來男女喘息聲。

△燈微亮之際，觀眾可以感覺床區上有一男一女正在纏綿——

△上舞台的天幕開始了多媒體映畫……一名大約六歲的小男孩，似乎聽到了女人的呻吟聲，他好奇地四下張望，最後確定是從父母的臥室傳來……

△小孩好奇而畏懼地轉動喇叭鎖，意外發現門沒有鎖。

△小孩將門推開一條門縫，發現一名男人將媽媽壓在床上，而呻吟聲正是從媽媽口中發出來的……

△小孩驚訝得說不出話而愣在原地——

△媽媽由床上發覺小孩站在門口，立刻推開男人，用浴巾裹住身體……

△媽媽走到小孩面前，小孩已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媽媽牽起小孩的手……

媽媽：怎麼進來不敲門？

小孩：媽……他好壞……他欺負妳……我要告訴爸爸——

△媽媽突然甩了小孩耳光，小孩訝異得說不出話來——

媽媽：小孩子不知道的事別亂說，懂嗎？

△小孩不語，不敢置信地望著媽……

△男人邊穿衣服邊勸她……

男人：他，還小嘛，好好跟他說——

△男人穿好衣服坐下點了根菸……並拿了一百元給小孩。

男人：小彬，這錢給你……不要亂說話，下次我再給你……

△媽媽握住小孩的手似乎愈握愈緊……小孩因痛苦而嘴角扭曲著。

媽媽：小彬不會說的……而且他會忘記的……小彬，你剛才看見了什麼？

△小彬掙扎著，看不出是點頭或是搖頭……

媽媽：你什麼也沒看見，對嗎？

△小彬的手因為捏痛，因而點點頭——

媽媽：甚至你要忘記它……忘記今晚你到這房間來；忘記你見到這位叔叔……

△小孩一抬頭，正見在抽菸的男人正在看著自己，煙霧使得男人的臉模糊起來，但小孩可以深深感受到那是一副讓人相當不愉快的嘴臉……

媽媽：（吼）忘記它——

△小孩驚惶地回頭望著媽，但見媽媽的嘴對著自己大吼，四周充斥著「忘記它」的聲音……

OS：忘記它……忘記它……忘記它……

△小孩的表情愈來愈無助，那從四周響起的聲音如萬箭般地射入他的心，小孩終於哭了起來——

△轉場音樂起……

△燈暗

### 第三場

△承上一場音樂

△暗場中電話鈴聲響起……

△燈亮時，麗莎不耐煩地起身接電話……

麗莎：喂——找誰？啊？你是萬哥？他在，你等會兒——蕭彬，是萬哥找你——

△麗莎用腳踢醒蕭彬，將話筒交給蕭彬，逕自點火吸起菸來。（觀眾可發現此時的麗莎與第一場的莉莎截然不同，起碼讓人強烈感覺她的風塵味）

蕭彬：喂，萬哥，是我……我了解，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你就等我的消息吧……（蕭彬由辜桐飾演）

△蕭彬掛上電話，將麗莎嘴上的香菸接過來抽。

麗莎：什麼事？三更半夜的！

△蕭彬不語……

麗莎：你不說我也能猜個譜，萬哥的賭場有麻煩了？

△蕭彬將菸捻熄，突然從枕頭下摸出一把槍，端詳半晌後，熟練地拉子彈上膛，然後用槍口對準麗莎。

△麗莎嚇得大叫，滾落床的另一邊——

麗莎：啊——蕭彬，你瘋了……

△蕭彬扣了扳機、「卡」的一聲，裏面沒有子彈。

△麗莎這才長吁一口氣，坐在床沿嬌喘不已……

麗莎：你這是幹嘛？

蕭彬：妳不會背叛我吧？

麗莎：你在說什麼？

蕭彬：剛才我作了夢……夢見妳一直往前跑……而我在後面一直追……

麗莎：我為什麼要跑？

蕭彬：因為我要殺妳！

麗莎：你為什麼要殺我？

蕭彬：不知道……或許是妳要離開我——

△麗莎思索著他的話內心暗暗吃驚。

△蕭彬從床沿摸出彈匣裝入槍內，開始穿外衣……

蕭彬：以後可別再替我亂出鬼主意，媽的！第一次睡覺把彈匣拿下來，就作了這種奇怪的夢——

麗莎：該罷手了——你不是說要帶我離開這種是非地方，也許我們現在就……

△麗莎話未完，發現蕭彬欲離開，麗莎焦急上前攔阻

麗莎：你要去那？

蕭彬：妳明知道我要去哪……

麗莎：那是「萬哥」惹的禍，你幹嘛強出頭？

蕭彬：萬哥對我有恩，我不出頭，人家會說我無義！

麗莎：我不讓你去——

蕭彬：走開！

麗莎：不！

△蕭彬突然一把將她抓住，用力一推，麗莎已倒在地——

△蕭彬掉頭欲往左下舞台，但似乎想到什麼，又轉回頭從口袋掏出一把鈔票給麗莎。

蕭彬：這是這個月的生活費，還有——

△蕭彬又掏出一枚鑽戒

蕭彬：給妳的——

△麗莎沒有反應，蕭彬將她的手拉起，不由分說地將鑽戒套入她的左手無名指中。  
蕭彬：想當我的女人，應該知道什麼時候該講話；什麼時候不該講話……

△蕭彬轉身，踏著堅定的步伐從左下舞台下。

△麗莎望著他的背影，又望著自己手指上的閃亮戒指，一時百感交集

△轉場音樂起

△燈暗

## 第四場

△承上一場轉場音樂，並緩緩穿入結婚進行曲——

△燈亮時，一群賀客四散在舞台上，當一名男客快步入內並轉身拍照時，賀客們均鼓掌表示祝福

△隨著音樂聲，身著新娘禮服的麗莎由新郎（由王傑飾演）牽著手緩緩從左下舞台上。

△此時一名牧師早已從右上舞台上來，並站在右舞台等候——（牧師由第二場的男子飾演）

△在眾人祝賀聲中，新郎新娘緩緩走到牧師前。

△牧師朗誦一段祝詞後，微笑對著新郎……

牧師：在神的見證下，你願意娶她嗎？

新郎：我願意！

△牧師又和藹地對麗莎

牧師：你願意嫁給他嗎？

△麗莎正要回答，突然右下舞台傳來蕭彬的粗暴聲——

蕭彬：她不願意！

△眾人訝異回頭時，蕭彬從右下舞台衝入，賓客嚇得四處躲竄——

新郎：你……你想幹什麼？

△蕭彬一把將新郎推倒在地，麗莎憤怒向前

麗莎：蕭彬，你究竟想幹什麼？

蕭彬：我們從小一起長大，難道妳都忘了以前說的話？

麗莎：小時候扮家家酒的話你也當真？蕭彬，聽我的話，別再鬧了，改天我們再好好談談！

蕭彬：放屁，憑這小子他配得上妳？

新郎：你說什麼？我跟麗莎彼此相愛，我們——

蕭彬：你再說一句，我一槍打爛你的嘴——

△新郎嚇得萎縮在賓客後面，眾人驚駭，議論紛紛

麗莎：蕭彬，爲什麼從小到現在你的個性都沒有改？要什麼東西都那麼直接？

蕭彬：這有什麼不好，起碼我不虛僞！

麗莎：你走吧！我們個性不同，何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不是嗎？

蕭彬：別人我不管，但妳只能屬於我！

麗莎：蕭彬，這很好笑……我不屬於你，也不屬於任何人。

△蕭彬突然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眾人大駭，麗莎驚訝掙扎。

麗莎：你想幹什麼？

蕭彬：我要讓妳知道，妳只屬於我，甚至妳也不准有自己的夢——

△蕭彬拉著麗莎往右下舞台，新郎及賓客們欲追，但卻被蕭彬的槍逼了回來。

△眾人七嘴八舌對著新郎，這使得新郎思緒更加混亂而手足無措……

新郎：這是搶婚嗎？什麼時代了還搞這種風俗？我……我要報警——

△轉場音樂起

△燈暗——

## 第五場

△承上一場音樂

△燈亮時，中舞台的鋼架前已擺了一組沙發及一張桌子。

△王傑奉承地請麗莎從左下舞台上（王傑由新郎飾演）

王傑：麗莎小姐，請坐……

△王傑請麗莎坐下後，爲她奉菸點燃。麗莎雙眼盯著王傑看，王傑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回過神來從桌子抽屜拿出一

疊晒印圖。

王傑：這是我們上次談的那塊地，如果按照我的計劃，這個案子的銷售一定不成問題。

△麗莎只是緩緩點頭，這使得王傑有點不安起來，他生怕自己說錯了話，小心翼翼地……

王傑：現在的關鍵在於資金……麗莎小姐上次曾答應提供資金合作……

△麗莎突然打斷王傑的話——

麗莎：王經理，你會有自己的夢嗎？

王傑：（愣了半晌）這……你的意思……

麗莎：說呀！有或者沒有？

王傑：（苦笑）每個人應該都有自己的夢吧？

麗莎：能不能說說你都是作些什麼夢？

王傑：妳見笑了，我開設建設公司不外乎是想蓋一幢幢的大樓……

麗莎：只有這樣？

王傑：（小心地）應該還有別的吧？

麗莎：你結婚了沒？

王傑：我……結婚了——

麗莎：你有沒有作過背叛她的夢？

王傑：這……妳要聽真話還是假話？

麗莎：隨你高興！

王傑：那我說實話……有！（似覺不妥）不對呀！這不公平，你好像在審問犯人一樣。

麗莎：你也可以問我呀！

王傑：好！妳會有自己的夢嗎？

△麗莎鄭重地點頭。

麗莎：會！可是那個夢有時像是近在咫尺；有時又像遠在天際……

王傑：（笑）麗莎小姐，這回妳的好夢要成真了，只要妳投資伍佰萬，我保證將來房子賣完一定有三倍的回收！

麗莎：這話你已經說過十遍了——

王傑：妳看看後面工地這些鋼架，一點也沒有偷工減料，我只是希望妳了解我是個規規矩矩的人……

麗莎：王經理，這兒有洗手間嗎？

王傑：（意外）有……要不要我帶……不……就從這兒左轉再右轉就到了——

△麗莎微笑，起身依王傑指示，從右上舞台上。

△王傑似乎摸不清麗莎的心而徬徨不安，此時王傑的妻子小莉從左下舞台上。

△王傑見小莉突然到來，大吃一驚

王傑：小莉，妳來這兒幹嘛？我不是說過沒事不要到工地來找我？

小莉：你有沒有想過你幾天沒回家了？我來幹嘛？我來看看自己的老公是不是還活著？

王傑：妳大聲嚷嚷幹嘛？妳先回去，今天這個客戶要是成交，我一定會回去的！

小莉：我不管，今天你再不給我錢，說什麼我都不走——

王傑：妳——

△兩人僵持不下之際，麗莎從右上舞台上

麗莎：王經理——

王傑：哦……麗莎小姐，（掩飾地）這位是我的秘書，叫小莉——

△小莉欲反駁，但王傑卻示意她不可搗蛋，小莉隱忍下來，僵硬的笑容與麗莎招呼。

△麗莎不以為意，提起手提包欲出，走了兩步又回頭對著王傑

麗莎：王經理，我決定參加你的投資計劃——

王傑：（興奮）真的？謝謝……我不會讓妳失望的！

麗莎：不用感謝我，其實我決定參加，並不是對你的計劃有興趣，而是你長得很像我以前的一個朋友——

△王傑和小莉愣了半晌，當回過神來之際，麗莎早已離去，小莉壓抑的情緒終於爆發了——

小莉：你還有什麼話說？原來你還專搞「美男計」，要不是讓我撞個正著，我還一直被矇在鼓裏。

王傑：妳在胡說什麼？

小莉：她剛才在裏面幹什麼？

王傑：（沒好氣地）上廁所！

△小莉不由分說欲入內，王傑擋住她

王傑：妳想幹什麼？

小莉：你要讓我找到什麼證物，我們之間就完了——

△小莉掙脫他，逕自往右上舞台

王傑：哼！查查某！

△王傑沒好氣地坐下抽菸，剛抽了一口，小莉手上提了一個鑽戒驚訝地從右上舞台上——

小莉：這……起碼有三克拉——

△王傑一把搶過，小莉欲搶回但被王傑推開

小莉：王傑——

王傑：這一定是人家剛才洗手忘了拿……

小莉：你有什麼證據？

王傑：妳別胡鬧好嗎？在五百萬還沒進來之前，我們不能輕舉妄動，也許是她故意在試我……

小莉：你坦白說，你跟她究竟什麼關係？要不然她會故意把鑽戒留下來？

王傑：小莉，我現在要冷靜地想這個問題，妳現在立刻回去好嗎？

小莉：你根本不在乎我是嗎？為什麼不敢說我是你太太？為什麼現在要趕我走？

王傑：好，妳不走、我走！

△王傑轉身從左下舞台下

小莉：王傑——

△小莉追了兩步，氣得又轉身回來將桌上的抽屜狠狠歸位——然後賭氣地坐在沙發上——

△轉場音樂起

△燈暗

## 第六場

△承上一場音樂中，夾雜著海浪聲

△燈亮時，蕭彬站在右下舞台，在左上舞台有一名男子洪頭（由沈海生飾演）背對觀眾。兩人似乎因某件事談不攏

在海邊對峙很久……

蕭彬：洪頭，我在等你的答案——

△洪頭緩緩轉身過來，望了蕭彬一眼，臉上是不屑的表情

洪頭：蕭彬，我敬重你是條漢子，不希望跟你為難，但我想不通，萬老大有什麼值得你為他賣命？

蕭彬：這是我跟他的事。我現在只知道萬哥的事你有什麼交待？

△洪頭提起一個○○七手提箱放到蕭彬面前……

洪頭：這裏面是五百萬，只要你插手我跟萬老大的事，這些錢都是你的。

蕭彬：很誘人……如果我不答應呢？

洪頭：你也知道我洪頭不是白混的，現在是朋友，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蕭彬：不必等到下次，現在就可以了斷——

△洪頭一愣，兩人動也不動地僵在原地。海浪聲愈來愈大，從沙沙作響的浪聲中使人嗅到了死亡的氣味。

△突然洪頭欲伸手掏槍，但蕭彬眼尖立時上前踢落他的槍，然後從腰間掏槍指著洪頭——洪頭大驚

洪頭：不……不要殺我，錢全部給你……

蕭彬：我看你是白混了，因為你不懂，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蕭彬連發三槍，洪頭倒地身亡。

△蕭彬提起手提袋，遠遠傳來警笛聲，蕭彬提著箱子快步離去——

△兩名警察從右下舞台追上，發現洪頭的屍體，兩人又朝蕭彬離去的方向追去。

△轉場音樂溶入



△燈暗

## 第七場

△承上一場的音樂

△燈亮時中舞台已放置好一組沙發和桌子。在四周更有著一些攝影專用的照明設備與器材。

△詩涵從左下舞台上。她原本抱著歡悅的心進來，但見到裏面一團亂後，不禁啞咕不已。（詩涵由第二場的媽飾演）

△詩涵一邊收拾，一邊喊著海生的名字——

詩涵：海生——海生——啊——

△詩涵繞到沙發後時，發現躺在地上的海生（由洪頭飾）不禁嚇了一跳

詩涵：海生，怎麼睡在地上？你……沒事吧？

△海生似乎噩夢未醒，一時尚未回過神來——（此時的海生是另外一種玩世不恭的藝術家浪漫特性）

△海生從沙發後站起，甩甩頭這才確定自己是睡到地上了——

海生：我明明睡在沙發上……

詩涵：這麼大了還像個小孩似的，你不會還尿床吧？

△海生不理會詩涵的嘲弄，逕自在思索，突然他似乎想到什麼——

海生：我想起來了……（頓）

△海生欲言又止，使得詩涵更感興趣——

詩涵：怎麼了？

海生：詩涵，妳夢見過自己死掉嗎？

詩涵：你……你在胡說什麼？

海生：有個人拿著一把槍對著我猛扣扳機……然後我就死了……一切都很真實，就像妳現在站在我面前一樣——。

詩涵：（沒好氣的）那我請問你，死是什麼滋味？

海生：這……好像跟活著一樣……

△詩涵見海生回答得很真實，她嘆口氣上前溫柔地替他捏背按摩

詩涵：先去洗個臉，然後去吃早點，吃飽後那些稀奇古怪的夢就會忘得一乾二淨了——

△海生不理她，沮喪地躺在沙發上。詩涵見海生不理會，有點負氣地轉身，正巧見到沙發椅下有一隻女人絲襪。

△詩涵撿起後，臉色大變——

詩涵：這絲襪是誰的？

△海生一抬頭先是驚訝，繼而支支吾吾地

海生：是……一位模特兒的……昨天爲了拍那支絲襪廣告片把我累慘了——

詩涵：那一個？

海生：什麼？

詩涵：（怒）我說那一個模特兒？

海生：我……忘了……

詩涵：沈海生，你在裝蒜？！

海生：我一天拍過照的模特兒那麼多，我怎麼一個個記她的名字？

詩涵：今天要是把事情交待清楚，我跟你沒完沒了——

海生：奇怪？妳到底是吃錯藥；還是故意找碴？如果不高興可以不要來呀！

詩涵：你在趕我走？我們剛訂過婚你就不要我了？

海生：我……

詩涵：好，沈海生，你狠！咱們走著瞧！

△詩涵往左下舞台衝去，海生追上幾步

海生：詩涵——

△沒想到詩涵又轉身，惡狠狠地望著海生……

詩涵：沈海生，我祝你美夢成真！

△詩涵掉頭離去，海生一時無法會意，愣了半天才想起她話中之意。但一抬頭詩涵已不見……

△海生喃喃咒罵一聲正欲回中舞台，卻見花枝招展的小莉從右下舞台上——兩人好奇地互望……

海生：請問妳是……？

小莉：這兒是沈海生工作室嗎？

海生：是的！我就是沈海生！

△小莉對著海生打量一番……

小莉：我聽朋友介紹，說你拍寫真集有一套。

海生：還好……裡面請——

△海生奉承地請小莉入內，坐在沙發椅上

海生：每個女人都應該爲自己的青春留白，尤其像妳這麼美麗的女人——

小莉：你都是這樣對每位來拍照的女人這樣說嗎？

海生：當然不是，只有像你這種從各角度來看都相當美的女人我才會這麼說，事實上在你來以前，我也幾乎沒有機會說——

△小莉被奉承得嬌笑不已——

△海生從桌上取了一本相簿給小莉參考。

海生：我甚至可以用一個故事拍一組相片。只要你提出要求，一定讓你滿意。

小莉：（翻相片）她們都很年青，我會不會嫌老了一點？

海生：（搖頭）每一種年齡的女人都有她獨特的美，年齡在攝影領域中是完全被排除的。

小莉：我想我被你說服了，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嗎？

海生：當然可以，我馬上準備——

△海生收回相簿，開始將打光板對準沙發上的小莉。

小莉：等等，就在這兒？可是我的衣服……

海生：妳這身打扮跟這組沙發挺配的，這兒先拍一組，如果你滿意，改天也可以到外面拍——

△小莉有點侷促不安，當海生調好鏡頭，發覺她的坐姿不對，遂上前指正——

海生：放輕鬆，保持自然的微笑……

△海生雙手扶著小莉的肩膀她調整姿勢，兩人的臉挨得很近，在停滯對看的瞬間似乎都在渴望著什麼，但兩人很快就逃避似地避開了——

△海生調整情緒後，開始為小莉連按了幾個快門，小莉亦漸漸放得開來，擺出了幾個嫵媚的動作。

△海生拍得愈來愈順手……

海生：太棒了，我建議你不要放棄現在的感覺，裡面有各式各樣的衣服，妳可以改變一下造型！

小莉：真的？

△海生指著右上舞台，示意小莉入內。

△小莉猶豫半晌後，露出曖昧的微笑入內，海生望著她的背影不禁心猿意馬……他似乎已經可以預見某種即將到手的獵物而展露得意的笑容。

△海生開始整理照相機……突然小莉換了一套緊身的衣服出來，海生呆了眼——

△小莉的眼神充滿了挑逗——

小莉：你能幫我嗎？

△小莉刻意地轉過背部，示意海生替她拉上拉鍊

△海生點點頭，早已迫不及待地過去。他故意緩緩地拉著拉鍊，其實是在欣賞她雪白的背。

△小莉似乎也是有意無意地將身體靠在海生身上……

△此時詩涵快步從左下舞台上，她似乎忘了什麼東西，急步衝入，正巧看見小莉和海生緊緊擁在一起。

△詩涵幾乎是尖著嗓子叫——

詩涵：沈海生，你不是人！

△詩涵從沙發旁拿起皮包狠狠向前敲了海生後，轉身快步從左下舞台下——

△小莉和海生驚愕在當場，一時說不出話來——

△轉場音樂

△燈暗

## 第八場

△承上場音樂聲中，夾雜著腳步聲……

△燈亮時，兩名警察帶著海生從右下舞台上

△在每格的鋼架下依序詩涵、蕭彬、小莉、王傑和麗莎，每個人有不同的表情和姿態。

△兩名警察將海生架到中舞台後逕自離去。

△海生似乎對鐵籠裡環境有著無比的恐懼，他想逃，但每個人的目光均集中在他身上，他反而有著窘迫感。

△突然詩涵上前走入海生的空間，對他怒責有加，海生百口莫辯，突然逃至小莉的空間，海生似乎要求小莉幫助

他，但小莉兩手一攤愛莫能助。此時王傑衝入將小莉拉回她的空間，於是王傑作勢欲揍海生，海生掙扎一會兒，

自己逃入麗莎的空間。

△海生似乎忘了剛才的危機，又對麗莎奉承起來，正在得意之際，蕭彬忽然進入將麗莎拉回她的空間。

△海生面對蕭彬，突然無緣由地害怕起來。

△海生想逃，卻被蕭彬抓回，蕭彬突然拿出一把匕首架在海生脖子上

△海生嚇得跪在地上

△轉場音樂

△燈暗

## 第九場

△承上一場的音樂

△燈亮時，辜桐坐在中舞台的書桌旁，他似乎陷入寫作瓶頸顯得懊惱不已——

辜桐：唉，亂了……

△辜桐沮喪地放下筆，抽起菸來……

△電話在左舞台的茶几上響起，辜桐起身接聽。

辜桐：喂……怎麼不說話？媽的——

△辜桐懊惱地將話筒掛上，莉莎從內走出

莉莎：誰打的？

辜桐：我怎麼知道？聽到我聲音老不吭聲……

△莉莎正想說什麼，電話鈴聲又響，兩人愣了一下，這回莉莎搶先接聽

莉莎：喂——是小鳳……你在哪？可是……好……我馬上去……

△莉莎放下電話，邊講邊入內穿外套

莉莎：是小鳳啦……她出了問題要找個人談……

△辜桐思索著莉莎的話，莉莎已穿著外套拿著皮包走出。

莉莎：真搞不懂她，男人那麼多，幹嘛認識一個有太太的……話又說回來，那個男人也死相，太太如花似玉的幹嘛又捨

花惹草的？我馬上回來——

辜桐：妳怎麼處理？

莉莎：什麼？

△已經快走出門的莉莎被辜桐一句沒頭沒腦的話引了回來——

辜桐：妳預備勸小鳳離開他；或者要那個男的娶小鳳？

莉莎：這種感情的事那麼簡單嗎？反正怎麼說都有人會受傷……（忽然想到什麼）噢？你怎麼突然對這件事那麼感興趣？

辜桐：我猜妳一定會把這件事告訴妳的導演，這應該是個好題材。

莉莎：辜桐，我警告你！你不能把小鳳的事寫到你的小說裡……

辜桐：全台灣不是只有小鳳有婚外情，妳知道全台北有多少家賓館，一間賓館有多少房間？那可是每天都爆滿的……

莉莎：那你就寫別人嘛，報紙的花邊新聞那麼多，我真的希望你別把我的好友扯進來——

辜桐：偷情的事很多，但我還是對她有興趣。

△莉莎惡狠狠地瞪著辜桐——

辜桐：妳別這麼看著我，我只是覺得小鳳的事好像跟我有某種關連……

莉莎：什麼意思？

辜桐：莉莎，妳……不會跟小鳳一樣吧？

莉莎：辜桐！

△莉莎憤怒將皮包丟向辜桐

△轉場音樂起

△燈暗

## 第十場

△承上一場的音樂

△燈亮時，背景音樂夾雜著海浪聲，小莉坐在礁石上，海生則站在右下舞台。

△兩人似乎已沉默多時，海生則漸顯不耐……

海生：我們該結束了……

△小莉訝異地抬頭望著他的背影。

小莉：我們認識才兩個禮拜……

海生：那已經足夠了，只要我們在這兩星期中曾經相愛過……

小莉：你認為是這樣？

海生：難道不是？妳不認為我們在床上是那麼契合？

小莉：（苦笑）你太幼稚了……本來以為可以跟你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看來我是看錯人了——

海生：也許妳可以有更好的對象……

小莉：我知道你換女人就像換一件衣服，可是我不懂你究竟要什麼？

海生：妳呢，妳在追求什麼？

小莉：愛，我追求的是男人的愛——

海生：我什麼都沒有，卻只有愛，可是……我還是覺得我們分開的好……

小莉：就你一句話？

△海生不安地在一塊礁石上坐下，望著遠方的海，他覺得自己就是個預言家。

海生：昨晚我作了一個夢——

小莉：（怒）我不要聽！

海生：不！妳要聽，我夢見妳老公要殺我……也許不是妳老公，反正就是一個男人拿刀架我脖子上……

小莉：哼，就因為一個夢，我們就吹了？

海生：（急）小莉，妳替我想想，我被殺了吔——

小莉：可是你還活著！

海生：因為那是夢！

小莉：那你著急什麼？

海生：我……我幹嘛著急？可是……如果那是真的呢？你想它會不會是一種暗示？

小莉：我曾聽人家說，夢會跟現實完全相反，因為它像一面鏡子。

海生：我想我搞糊塗了……坦白說我也常常分不清究竟我要的是鏡頭裡的人或是真正的那個人？

小莉：你太累了，回去休息一陣子你就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海生：妳確定？

△小莉肯定地點點頭

小莉：我確定你離不開我的——

△小莉曖昧地望了海生一眼後獨自從右下舞台下。

△海生思索著她的話中之意，忽然發覺自己的目光始終未曾離開小莉妖艷的背影，略為猶豫後，海生隨後追趕而去

△當兩人消失在舞台上時，王傑和詩涵先後從左下舞台上。王傑一副不敢相信繼而沮喪的表情望著兩人消失的方

向，詩涵則一副幸災樂禍，但又不時透出怨氣的表情——

詩涵：現在終於相信我的話了吧？

王傑：媽的，竟敢勾引我老婆，我現在就去報警。

詩涵：你先不要衝動，這樣只會讓事情更糟——

王傑：那妳要怎麼樣？

詩涵：回去好好管教你老婆，叫她以後不要再出來勾引男人了——

王傑：那妳怎麼不好好管教他？

詩涵：你不要把責任往我身上推。我好意告訴你這件秘密，是希望你出面解決！

王傑：就算我把老婆關起來，我也不能廿四小時看著她，要是妳那未婚夫又去找她那怎麼辦？

詩涵：那要看看你有沒有誠意解決這件事了。王先生，我失陪了……

王傑：等一等——

△王傑上前攔阻欲離去的詩涵……

王傑：難道這樣就算了？妳有沒有想過報復的事？他們既然能這樣，為什麼我們……

△王傑未說完，詩涵突然打了他一耳光後，快步從左下舞台下

△王傑愣在原地尷尬不已——

△轉場音樂起——

△燈暗

## 第十一場

△承上一場音樂

△燈亮時，舞台中央是小桌與兩張椅子

△蕭彬坐在右邊，王傑坐在左邊，兩人似乎已談論甚久，王傑表情相當緊張……

蕭彬：你既然知道我的人，應該也知道我的作法——

△王傑將○○七手提箱放在桌上

王傑：這裡面是五十萬……

△蕭彬搖頭將手提箱推回去

蕭彬：你連這點錢都拿不出來，我怎麼替你辦事？你另請高明吧！

王傑：等一等，我手頭上最近較緊，請你通融一下，再過幾天我會有一筆帳進來，到時候不會少你一分錢……

蕭彬：抱歉！愛莫能助！

△蕭彬起身欲走，王傑突然想到什麼……

王傑：等一等——（急急從身上掏出那枚鑽戒）也許這鑽石能暫時押在你這兒……

△蕭彬回頭，緩緩接過鑽石，一瞧不覺大駭，但他很快又恢復鎮靜——

王傑：這起碼值個五十萬……

△蕭彬緩緩轉身面對王傑，他脫下墨鏡，表情詭異地望著王傑。

蕭彬：我突然對這件事有興趣了，王先生，你再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一下——

△蕭彬又回到座位上，這回王傑反而不自在，他似乎從心裡湧上一種不祥的感覺——

△轉場音樂起

△燈暗

## 第十二場

△承上一場音樂

△燈亮時遠遠傳來腳步聲，麗莎焦慮地從左下舞台上，她似乎在逃避什麼，不時往四周搜尋，果然小莉從右下舞台上，兩人一陣拉扯，小莉被摔倒在地，麗莎從右下舞台下。



△小莉站起欲追時，詩涵從右下舞台上，兩人又在中舞台一陣拉扯，詩涵被摔倒在地，小莉趁機從左上舞台逃逸。

△詩涵起身欲追時，左上舞台出現三個男人的背影。

△詩涵停步猶豫，三個男人從黑暗中各拋出一條繩索，詩涵望著繩索，內心掙扎許久後，終於選擇了其中一條

△詩涵緩緩拉著繩索，中間的男人慢慢接近詩涵，在相距五步遠時，男人忽地轉過身來，原來是蕭彬。

△詩涵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因為蕭彬從腰間抽出一把槍，面目猙獰地用槍口對著詩涵——

△背景音樂中正好傳出急速的鼓聲，詩涵嚇得頹然倒地——發出淒厲的叫聲。

△轉場音樂上

△燈暗

## 第十二場

△承上場的轉場音樂與女人驚叫聲……

△女人驚叫聲慢慢轉成大人的哭聲，這種哭聲雖是發洩的，可是卻也是壓抑的……

△在燈緩緩打亮時，哭聲像被風吹散般地消失了——

△燈亮時，蕭彬在中舞台的牢中睡覺，囚甲和囚乙拿著盥洗用具在下舞台會合……（囚甲囚乙分別由王傑和海生飾

演）

囚甲：（小聲）你聽到了沒？

囚乙：什麼！

囚甲：蕭老大昨晚作惡夢，哭了一個晚上……

囚乙：我還真羨慕他能哭呢！像我是欲哭無淚——

囚甲：唉！誰沒有委屈和苦衷？我只是不懂，像他這樣的人也會哭？

囚乙：人嘛……心又不是鐵打的，日子愈近，情緒當然繃得愈緊。

囚甲：殺手吔！殺了那麼多人，現在自己快死了，掉幾滴眼淚算不算良心發現？

囚乙：誰知道？我看他精神有問題了，昨天一直問我，他是不是真的殺了那麼多人？

囚甲：這還假得了？轟動全國的大案子呢！

囚乙：我也是實話實說，還安慰他大半天，可是他說他好像全忘記了——

囚甲：忘了？這種事怎麼忘得了？

囚乙：（苦笑）如果他真的忘得了，我倒羨慕他！忘掉過去的一切，好像什麼都沒發生……好像那只是一場夢……

囚甲：一場夢？

△中上舞台的蕭彬緩緩醒來，輕微的動作聲，使兩人轉變了表情，裝著笑容迎上蕭彬……  
囚乙：蕭老大，醒了？

囚甲：你睡得晚，我們說好不叫你，讓你多睡會兒。

△蕭彬不答，只是冷冷地走到舞台中央，以困惑而好奇的目光注視著四周……

△囚甲和囚乙見他行動詭異，兩人均提防地刻意與他保持距離，並細聲地議論。

蕭彬：他們不該送我來這兒的……

囚甲：蕭老大……

蕭彬：我是爲了他們好，他們一直渴望死，只是不敢說出來，我扣了扳機，很快就幫助他們完成願望——

△囚甲和囚乙聽得一愣一愣，但卻不敢接腔。

蕭彬：你們不同意我的話？

囚甲：我……我懂你的意思……

囚乙：蕭老大，聽了你這一席話，我更敬重你了——（豎起大拇指）氣魄讚！

蕭彬：不！你也不懂我的意思……

囚乙：我……？

△原本想拍馬屁的囚乙碰了一鼻子灰而尷尬不已……

蕭彬：我沒有殺他們，我只是在幫助他們……

△腳步聲漸近，警察帶著麗莎從右下舞台上……

警察：蕭彬、會客——

△蕭彬與麗莎相互注目，兩人不但沒有久別的激動，反而有種落寞的尷尬。

警察：（對囚甲和囚乙）你們兩個跟我來……蕭彬，時間只有十分鐘！

△警察示意二人，囚甲和囚乙這才隨警察從左下舞台下。

△蕭彬與麗莎對視一陣後，蕭彬自己坐在箱子上，並推一張椅子至麗莎面前。

蕭彬：坐——

麗莎：他們說……你睡不著……我買了些鎮靜劑，可是他們不讓我帶進來——

蕭彬：哦？是嗎？可是我睡得很好……對了，我還作了夢呢！

麗莎：你……夢見些什麼？

蕭彬：妳要聽？以前我說什麼妳好像都不太在意……甚至我知道妳是厭惡我說的任何話……

麗莎：告訴我，你都夢見了什麼？

蕭彬：一個樓梯……一直盤旋而上，我看不到它的盡頭，我不知道如果我順著它往上走，是不是能走上最頂端？

△蕭彬的表情變得急躁起來而顯得坐立不安——

△麗莎則冷靜地注視著他。

麗莎：你上去了？

△蕭彬先是訝異，繼而冷靜下來，反以一種深情的目光注視著她

蕭彬：什麼事都瞞不過妳，不是嗎？

麗莎：從小你就一直是這樣，愈是得不到的東西，你愈會想辦法得到。

蕭彬：（點頭）我上去了……我拚命往上爬……突然我聽到腳步聲……我分不清他是在上面還是在下面；也不知道是他

在追我；還是我在追他……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我停下來，腳步聲就消失了——麗莎，妳說……

我會往上還是往下？

麗莎：你會往上！

蕭彬：那麼肯定？

麗莎：難道我猜錯了？

蕭彬：（搖頭）妳說對了……我卯足全力往上追，終於追上了那個人，妳知道那個人是誰？

麗莎：是誰？（提防的神情）

蕭彬：是妳！

△麗莎訝異得說不出話來，她甚至是逃避似地站了起來——

蕭彬：（痛苦）妳不該逃的，我只是想問妳一件事，可是妳好像不認識我了……妳拚命打我、拚命叫喊……我受不了……

△麗莎提防地望著蕭彬，似乎在等他的下文，蕭彬從激動的表情慢慢轉成後悔與自責——

蕭彬：我……妳明知道這樣會讓我很難堪，可是妳還是瘋狂地叫著……

△麗莎突然站起，似有離開的意思——

蕭彬：麗莎，不要走——

麗莎：不要說了——

蕭彬：妳不想知道下文？

麗莎：那是你的夢，不管它發生了什麼事，對我並沒有意義——（逃避地）

蕭彬：妳怕了？是妳要我告訴妳的！我不懂……為什麼妳要投入那個男人的懷抱？妳以為他能保護妳？我只用了一顆子

彈他就死了——

麗莎：對不起！我要走了——

蕭彬：等一下，麗莎，不要生氣……

蕭彬：等一下，麗莎，不要生氣……

麗莎：你可知道你已經無藥可救了，連作夢都在殺人？你真的以為殺人就可以解決一切？

蕭彬：我不知道……那不是我想知道的……

麗莎：那你知道什麼？

蕭彬：告訴我，一切都是夢，對不對？我只是在夢中殺了那些人，那只是一場夢對嗎？

麗莎：如果那是夢，那你現在又是什麼？

△蕭彬訝異不已，一時說不上來……

麗莎：你強行將我從別人手中搶過來，難道這也是夢？如果是，那一定是一場惡夢——

蕭彬：妳還想他？

麗莎：我早就沒有他的消息了……

蕭彬：所以妳找了一個跟他很相像的人，甚至妳將我送給妳的鑽戒都捨得給他？

麗莎：怪不得你連他也殺了？

蕭彬：（啞喲）這種事我應該忘記的，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一場夢，可是……我不能……

△蕭彬慢慢逼近麗莎，麗莎大驚——

麗莎：你……你想幹什麼？

蕭彬：妳太真實了，麗莎，妳不是夢，我沒有辦法忘記——

△蕭彬突然上前掐住麗莎的脖子，麗莎大叫

麗莎：蕭彬……你瘋了……

△麗莎危急之際，警察與囚甲，囚乙同時從左舞台上，囚甲和囚乙欲拉開二人，但使不上力

△警察揮動棍棒，狠狠敲擊在蕭彬頭上，蕭彬悶哼一聲倒地不起——

△轉場音樂

△燈暗

## 第十四場

△承上一場音樂

△燈亮時，幸桐趴在桌子上，門鈴聲響起，他緩緩抬頭，一時尚分不清聲音的來源——

△門鈴聲再響，幸桐這才上前開門，但令他訝異的是進來的人竟是小鳳……

幸桐：小鳳？

小鳳：幸桐，莉莎在家嗎？

幸桐：她出外景，已經三天沒回來了——妳找她有事？

小鳳：算了，我改天再來——

幸桐：等一等——

△原本已走到門口的小鳳又回頭

幸桐：妳的事莉莎多少告訴我一點，也許我們聊聊對妳會有幫助。

小鳳：我怕耽誤你寫稿——

幸桐：沒關係，反正我正好也陷入情節的死角，何況我已經三天沒……

小鳳：沒吃飯？

幸桐：沒跟人說話！（笑）不一定談妳的事，談談莉莎也可以！

△小鳳訝異地望著幸桐，似乎在考慮是不是真的要留下來。

小鳳：她都告訴你了？

幸桐：這……妳知道，夫妻本來就是無話不說的。但也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會有新的想法。好比說……從妳的角度……

小鳳：其實我看開了，我並不怪莉莎……

△幸桐心中有點震驚，但極力保持鎮靜。

小鳳：反正男人就是這樣，今天愛妳，明天還是可以跟另一個女人上床——想通了以後心情反而開朗了。

幸桐：這也不能全怪男人，一個巴掌拍不響——話又說回來，我就不是妳說的那種男人。

△小鳳不懷好意地望著幸桐，幸桐有點詫異。

小鳳：那樣並不能保證你不會介入這種事……

幸桐：我不懂妳的意思？

小鳳：你對莉莎了解多少？

幸桐：這……起碼比妳更了解她！

小鳳：我看不盡然！

幸桐：什麼意思……？

小鳳：原本她是勸我離開那個男人，可是她現在卻自己跟那個男人在一起！

幸桐：妳胡說什麼？

小鳳：我以為你是要跟我討論這件事……我走了！

幸桐：慢著！那個人是不是她的導演？

小鳳：對呀！我還以為你什麼都被矇在鼓裡——

△轉場音樂起

△燈暗

## 第十五場

△承上場音樂

△暗場中不時閃著亮光，並傳來按快門的聲音。

△燈緩緩打亮時，小莉正擺著各種撩人的姿勢，海生從各種角度為她拍照。

△小莉使出渾身解數呈現最美的姿態，與其說是為了拍照，不如說是為了吸引海生。但這一切似乎白費了，海生無動於衷，當他按下最後一張時，逕自在右舞台整理器材。

△小莉見海生冷漠，失望地披上一件衣服。

小莉：你就拍這麼幾張？

海生：夠多了，成功的相片一張就夠了……

小莉：（壓抑著情緒）是不是又有新的女人？

海生：扯到那兒去了，我只是心情不好，妳總不能期望在這種狀況下能為妳拍出什麼藝術作品吧？

△小莉上前從後抱住海生……

小莉：別生氣嘛——算我錯怪你了……對了，我們晚上去哪？陽明山？還是金山海邊？

海生：小莉，我說過了，今晚我還要工作……

小莉：可是……前天你自己答應的呀！

海生：臨時接了一家雜誌社的案子，我希望跟妳談情說愛；可是總不能把工作撇一邊呀！

小莉：我不管啦！這陣子你故意躲著我，別以為我不知道！要是我不找你，你早就忘了我……

△海生應付地抱抱小莉……試圖安撫她不滿的情緒

海生：妳想到哪兒去了？妳瞧，我們現在不就在一塊兒嗎？

△兩人相擁之際，突然傳來腳步聲，詩涵已經從外入內，正好見兩人親熱，詩涵大怒——

詩涵：海生——

△海生與小莉嚇得分開——

海生：詩涵？妳不是去高雄嗎？

詩涵：就因為我去高雄，你就帶她回來？

小莉：喂，你口氣好一點，我可是來拍寫真集的。

詩涵：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心裡想什麼？都有老公了，總得認份點——

小莉：妳——

詩涵：拍完了？那就請吧！人家說久別勝新婚，妳總不至於想在這兒當電燈泡吧？

小莉：哼，算妳狠，獠牙利嘴的，我勸妳小心點，可別閃了舌頭！

△小莉抓起衣服，負氣走出——

△海生焦急不已，卻又顧忌詩涵，只能目送小莉離去。

詩涵：怎麼？心疼了？打斷你的好事，你一定很恨我吧？

海生：怎麼會？詩涵，妳真的誤會我了，我跟她只是生意上的關係，我們都訂婚了，難道妳還不相信我？

詩涵：哼！你這一套我看多了，虛情假意！我真搞不懂你，你這樣累不累呀？

△海生上前拉詩涵的手，詩涵憤怒甩開，海生再試，詩涵再甩，第三次海生不但拉住她的手，甚至擁她入懷。這回

詩涵故作了一下就不再掙扎了——

海生：我發覺我們雖然訂了婚，妳卻對我有那麼深的誤解——

詩涵：你都抱著她還說是誤解？還有在海邊……

△詩涵差點說溜了嘴，表情尷尬——

海生：（訝異）海邊？

詩涵：算了，沒什麼……

海生：我就說嘛，妳就是這個樣子，老愛胡思亂想——

△詩涵掙脫海生，語重心長地……

詩涵：海生……你真的愛我嗎？

海生：妳瞧，又來了，我不愛妳還能愛誰？

△海生又上前擁抱詩涵……

△此時蕭彬像鬼魅般地從右舞台上，像在觀賞一齣好戲般地望著親熱的兩人

△半晌，詩涵突然看見蕭彬，嚇得大叫將海生推開。

詩涵：啊——

△海生轉身訝異地望著蕭彬。

海生：你……想幹什麼？

蕭彬：你叫胡海生？

海生：我是……你是……？

蕭彬：那我沒找錯人，另一位一定是金小莉了——

詩涵：不——我不是——

蕭彬：妳背著丈夫跟男人在這兒偷情，妳怎麼敢承認？

海生：你究竟想幹什麼？如果沒事請你立刻離開！

蕭彬：事情辦完，該走的時候我自然會走！

海生：你不走，我要打電話報警了——

△海生欲往右上舞台，蕭彬突然上步抓他返身，並結實一拳打在他的肚子。海生悶哼一聲倒地，詩涵上前扶他——

詩涵：海生——你不要緊吧？

海生：我……痛死我了——

詩涵：你這人怎麼可以隨便打人？

△蕭彬突然很神經質地逼近詩涵，詩涵嚇得後退——

詩涵：你想幹什麼？

蕭彬：我作了一個夢……我一直想要忘記那個夢，可是我發現你們兩個就是那個夢——

詩涵：你……你在說什麼？

海生：他瘋了……

蕭彬：我瘋了？哈……如果是那就是被這個夢逼瘋的——

海生：你別亂來……你快走，我不會報警……

蕭彬：我要忘了它……唯一的方法就是毀了它……

△海生似乎已察覺蕭彬的企圖，突然從地上撿起一健身的握棒，朝蕭彬打去——

△蕭彬一轉身掏出手槍射擊，海生中彈……

海生：啊——你……為什麼要……殺我？

蕭彬：我要毀了那個夢……你非死不可——

海生：我……跟你……拚了——

△海生再度舉起握棒，蕭彬連發二槍，海生倒地氣絕。

詩涵：海生——

△詩涵上前搖晃著海生——然後惡狠狠地瞪著蕭彬

詩涵：兇手——你是兇手——

△蕭彬突然上前打了詩涵一巴掌，詩涵倒地，訝異地望著這位近乎瘋狂的人——

蕭彬：你不該這麼做的……

詩涵：你……你說什麼？

蕭彬：妳要我忘記它……可是它卻一直在我腦海中浮現——這一切都怪妳，你不該背著丈夫和別的男人上床——



詩涵：我不是——我真的不是——

△蕭彬粗暴地撕破詩涵的上衣——

△在詩涵的驚叫聲中，燈暗——

△轉場音樂——

## 第十六場

△承上一場音樂

△燈亮時，蕭彬與麗莎背對著背，兩人似乎已經吵過一陣子了——

麗莎：爲什麼要這麼做？

蕭彬：我說過了，我以爲她是小莉——

麗莎：爲什麼？

蕭彬：因爲她是王傑的妻子……

麗莎：爲——什——麼——

蕭彬：因爲……因爲他讓我作了一個不該作的夢——

麗莎：蕭彬，你該照照鏡子，你瘋了，你不知道自己的樣子有多可怕！

△蕭彬緩緩走向上舞台，對著一面大鏡子望著鏡中的自己……（鏡子最好也能讓觀眾看到自己）

蕭彬：妳知道嗎？有時候我真不知道作夢的是鏡內的我或鏡外的我……？

△麗莎見蕭彬一付茫然的样子，心中反而不忍……趨前安撫……

麗莎：也許你應該去投案，你知道警方不抓到你不善罷甘休的——

△蕭彬突然抓起麗莎，粗暴地前後搖晃——

蕭彬：爲什麼？爲什麼妳也要這麼做？

麗莎：放開我——

蕭彬：（怒）說！

麗莎：我什麼也沒做……

蕭彬：（喃喃）我以爲她是小莉……不！不是……我以爲她是妳——

△蕭彬憤怒地將麗莎推倒在地，麗莎雙腳一軟，幾乎跌昏了——躺在地上掙扎半晌爬不起來——

△原本情緒激動的蕭彬發現麗莎掙扎無力，瞬間又恢復了關愛的神情——上前扶起她

蕭彬：麗莎——妳不要緊吧？我不是故意的……

△麗莎望著蕭彬，突然將他推開，起身欲往外跑，但蕭彬眼尖，快步上前抓住她。

蕭彬：不——妳不要走——妳不要離開我，我是無意的。

麗莎：可是你一直想殺我不是嗎？不！我應該說你一直想殺你媽——

△蕭彬訝異地望著麗莎，久久說不出話來

麗莎：過去的事爲什麼要緊緊抱著不放？你媽沒有錯！沒有人願意活在過去的噩夢中，你應該聽她的話，忘了你所看到的——

蕭彬：不——我要忘記它，可是它卻像燒紅的烙鐵一樣印在我身上，它已經成爲我身體的一部份……

麗莎：你這樣會毀了別人；也會毀了自己——

蕭彬：我沒有錯……是他們害我的……麗莎……妳不會害我吧？

△麗莎似乎感覺到蕭彬哀求的語氣令人覺得更可怕，蕭彬慢慢逼近，她則慢慢後退……

△蕭彬被麗莎的逃避惹火了，他突然衝上前去，緊緊掐住她的脖子——

蕭彬：說——我要妳說實話——

△蕭彬情緒愈來愈激動，手勁愈來愈大。麗莎幾乎斷氣的剎那，右手正好抓到一空酒瓶，狠狠地朝蕭彬頭上砸去——

△蕭彬頭部受到重創，一時頹軟倒地，麗莎趁機往外逃逸——

△轉場音樂

△燈暗

## 第十七場

△承上一場音樂

△暗場中電話鈴聲響起……

△燈亮時，提著行李的小莉從內走出，她猶豫著要不要接電話——

△小莉決定往外走，但到門口之際又決定改變主意，她往回走接聽電話——

小莉：喂……王傑他不在……他還欠你一百萬？你是……？你是那個兇手？

△小莉心頭一驚，立刻將電話掛斷。提著行李往外跑，但在門口卻被王傑擋了回來——

小莉：你……你怎麼那麼早就回來？

△王傑抽菸，打量著小莉及她的手提箱。

王傑：要出遠門？

小莉：我……我姊姊打電話來要我去高雄陪她幾天——

王傑：這倒奇怪了，妻子要離家出遠門，我這個當老公的竟然不知道？

小莉：我找不到你呀……想到了高雄再打電話告訴你。

王傑：妳不用去了，警察要傳妳去問話呢？

小莉：什麼？你說什麼？

王傑：難道妳不知道妳的攝影師被人作掉了？他的未婚妻還被強暴呢？！

小莉：這關我什麼事？

王傑：警察發現許多妳的相片，他們找不到妳，只好找我去問話了——

小莉：你怎麼說？

王傑：妳希望我怎麼說？（不懷好意地）

小莉：你不至於傻到告訴警方說那個殺手是你花錢請的吧？

王傑：妳還知道什麼？

小莉：（冷笑）你不再趕快籌出一百萬，我看那個人不會放過你的！

△王傑突然上步打了小莉一巴掌，小莉憤怒——

小莉：姓王的，你敢打我？

王傑：我很納悶，那個殺手一向是不留活口的，為什麼他會放過妳？

小莉：王傑，我真懷疑我們還是不是夫妻？

王傑：媽的！妳還有臉說這種話？如果妳眼裡還有我這個老公，妳就不會偷人！

小莉：是你先對不起我的！你不想想你是怎麼跟那個叫麗莎的女人鬼混的？

王傑：妳胡說什麼？我跟誰鬼混，還不都是爲了生意？

小莉：你真的那麼恨我，竟然會買通殺手要來殺我？你怎麼不想找個時間跟我溝通？

王傑：妳別儘說好聽的話……要不是他的未婚妻來告訴我，我還真的他媽被矇在鼓裡——

小莉：就算我有錯，你也不該這樣的，你沒有權利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王傑：我沒有權利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可是我卻能決定妳能不能離開這個家——

△王傑上前搶回小莉的行李，兩人一陣掙扎。

△王傑將小莉推倒在地，正預備對她拳打腳踢之際，突然看見詩涵從外入內

△王傑大驚

王傑：是妳……？

△詩涵定步望著王傑，目光充滿了怨恨，王傑見狀反而有點忐忑不安——

△小莉亦急急起身，因內疚而逃避地躲到王傑身後。

王傑：我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妳……沒事吧？

詩涵：你不該叫人殺他的……我只希望你把妻子帶回去，可是你卻叫人把他給殺了？

王傑：妳別胡說……我什麼也沒做，我太太只是去那兒照了幾組相片，妳未婚夫的死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回頭望著

小莉）對不對？老婆——

△王傑故作地上前擁抱小莉，但小莉卻憤怒地將他推開。王傑尷尬——

王傑：小莉，妳——

小莉：我們都要面對現實——也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王傑：等一等，小莉，妳不能這樣一走了之——坦白說，我只是說氣話，我們可以從頭再來——

小莉：太遲了，我可不想留下來看你的笑話——

△小莉欲往外走，但詩涵卻擋住她——

小莉：妳想幹什麼？

詩涵：妳真的願意放棄他？

△小莉不語，冷笑一聲後走出。

△王傑想追出，但又顧慮到詩涵……

詩涵：她走了……你不會傷心吧？

王傑：媽的，走就走啥了不起？

詩涵：我們的遭遇好像都一樣……結局也相似。

王傑：妳說什麼？

詩涵：現在我們都是單身漢了——

△王傑似乎在思索詩涵的話，低頭不語……

詩涵：我記得你說過，他們可以，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王傑：（意外）妳……不是在開玩笑吧？

詩涵：你……願不願意抱我？

△王傑對楚楚可憐的詩涵這種請求先是訝異而提防，但很快就把这些拋至腦後，他伸手擁抱詩涵，詩涵就像隻溫馴的小貓。

△王傑正陶醉在美妙的感受中，詩涵突然抽出一把利刃，狠狠刺入王傑的胸膛——

王傑：妳——

△王傑似乎來不及反應就倒地氣絕了——

△此時急奔而入的麗莎正好見到這情景，嚇得尖聲大叫——  
麗莎：啊——

△詩涵似乎不理會任何人，見王傑倒躺在地上，反而以發洩的心境大笑著——  
詩涵：哈……

△轉場音樂——  
△燈暗——

## 第十八場

△承上一場的音樂

△燈亮時，囚甲左右舞台照顧他的攀籐盆栽，囚乙則在左舞台望著鏡中的自己。蕭彬則躺在中上舞台。似乎還在睡夢中，半晌終於醒了過來……

△蕭彬困惑地望著囚甲……

蕭彬：你……你怎麼還在這兒？

囚甲：我？要不我該在那兒？

蕭彬：你……你不是已經死了？

囚甲：我？呸！呸！呸！蕭老大，拜託，我還在上訴吔！你別詛咒我好嗎？

△蕭彬望了四周，這才醒悟三人是囚犯……

蕭彬：原來……是一場夢……

△囚乙與緻盎然地走至蕭彬身邊——

囚乙：我真羨慕你能天天作夢，像我睡不著只能望著鏡子嘀咕……對了，你作了什麼夢？

蕭彬：是三個男人跟三個女人糾纏不清的關係。

囚乙：嘿！這可真精采——

囚甲：能不能告訴我們是怎麼樣的故事？

蕭彬：你最好不要知道！

囚甲：我？

蕭彬：（對囚乙）你偷過情嗎？

囚乙：（苦笑）媽的，那個男人沒偷過情？但那又怎麼樣？從我入獄那天，那些女人全跑光了。

蕭彬：你有沒有想過？你有一天會因為女人而被人作了？

囚乙：唉，想那麼多，我還敢四處招搖？

囚甲：老弟！（對囚乙）不是我說你，你這種心態早晚會闖禍的！

囚乙：這也不能全怪我，一個巴掌拍不響，女人要不幹，我也沒輒！

囚甲：好！那我問你！要是你老婆偷人你怎麼說？！

囚乙：我……不可能吧！

囚甲：先別管可不可能！假設嘛！

囚乙：要是真的發生這種事，我……我一定殺了她！

囚甲：所以嘛！你太過份了，自己可以做，為什麼老婆就不能做？

囚乙：你敢說我？那你呢？你老婆去偷人你怎麼說？

囚甲：這更不可能——

囚乙：這是假設嘛——

囚甲：這……幹！

囚乙：怎麼樣？

囚甲：我……我是說……幹……幹嘛提這種無聊的事？

△囚甲似乎在逃避什麼，臉上陰晴不定——

△此時麗莎手捧一鋼圈，小莉手持一長弓，詩涵手捧一有框的透明玻璃，緩緩從上舞台經過。她們藉道具配合的動作，各自呈現一種愛慾、物慾和佔有慾，然後從另一端舞台下。

蕭彬：有時候我很想知道那種無聊的事一直在困擾著我們。

囚甲：前天有個法師不是來講道，他說那是「我痴」！

蕭彬：（搖頭）我覺得好像有人在引導著我……他帶我走入一個房間，然後又進入另一個房間……你們知道我進入那麼

多房間的意義嗎？

△兩人訝異地搖頭——

蕭彬：我也不知道……可是每個房間裡的事卻深深地壓著我，就算逃了出來，一想到房間裡的牆，我就幾乎喘不過氣來

……

囚乙：蕭老大……那個人是誰？

△蕭彬低頭不語，似乎這是一個令他痛苦而永遠無法回答的問題——

△囚甲上前示意囚乙不要過份刺激他，兩人分別走向左右舞台……

△蕭彬站起身來，緊緊抓住鐵欄杆……兩眼望得好遠好遠……

蕭彬：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蕭彬最後一句幾乎是傾全力喊出，這使得囚甲和囚乙受了驚嚇。

△兩名警衛也衝上來……

△轉場音樂

△燈暗

## 第十九場

△承上一場音樂

△燈緩緩打亮，辜桐趴在書桌上口中喃喃……

辜桐：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莉莎和導演（由王傑飾演）從外入內，兩人發現辜桐尚在作惡夢——

△莉莎上前搖醒辜桐……

莉莎：辜桐……

辜桐：我要出去——啊？莉莎！

莉莎：瞧你又作惡夢了……你看，我幾天沒回來，家裡就亂得像狗窩。

△此時辜桐與導演目光接觸，兩人有種不自然的神情。

導演：莉莎，怎麼不替我介紹妳老公？

莉莎：唉，我忘了……他叫辜桐，辜桐，他就是我們的導演。

導演：我姓邱——

△兩個男人為化解某種尷尬而握手。

莉莎：你們聊聊，我進去換衣服。

△莉莎入內，導演興緻地望著書桌上的稿紙。

導演：莉莎說你正在寫一部有關囚犯的長篇小說？

辜桐：沒什麼，只是一些不入流的構想……

導演：你太客氣了！看看那天拜讀你的大作，說不定我們可以改編成電影。

辜桐：你坐一下，我給你倒杯水……

△辜桐往另一方向去倒水，但導演卻愈談愈有興頭。

導演：我拍過不少片子，但就沒拍過囚犯的故事……

△辜桐正巧走出將茶水端給站在桌旁窺看稿紙的導演，導演一轉身正好打翻茶水在桌上——

導演：也許它會是一部賣座的電影……啊——對不起……

△辜桐見稿紙濕透，急急掏出手帕擦拭……

導演：把你稿紙打濕了……

辜桐：沒關係，反正這段結局我也不太滿意……

導演：哦？你是說還沒給小說決定結局？這倒給我一個很大的靈感。

△辜桐困惑地望著臉頰興奮的導演。

導演：聽我的建議，不要給它結局，這就是它的結局！

辜桐：爲什麼？

導演：你想想，誰能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換句話說，未來誰也沒有把握！正因爲它留了白，這思想空間就更大了——

△辜桐低頭思考他的話，導演像發現偉大真理一般高興……

導演：你的小說將會很暢銷，我來改編成電影一定會一炮而紅。相信我，我知道這就是現在「新新人類」想要的……

辜桐：可是沒有結局，那些囚犯不就永遠關在監獄出不來？

導演：這好呀！這更增加它的詭異性！辜先生，你開個價，這部小說的版權我買了——

△辜桐尚未回答，莉莎換了一套衣服走出

莉莎：吔？你們兩個談得還不錯嘛。

導演：莉莎，我剛跟你老公談好我們的下部戲呢？看來我們還有一段好時光要繼續合作呢？

莉莎：（困惑）哦？

△辜桐望了導演一眼，不但沒有欣喜之色，只是冷冷地整理稿紙

莉莎：小桐，真的嗎？

辜桐：妳……妳又要出去？

莉莎：戲快殺青了，還有幾天的外景要趕著拍，所以我要導演送我回來帶幾套衣服……

△辜桐默默不語，莉莎有點內疚

莉莎：我知道這些日子委屈你了，等片子殺青，我會補償你的！

導演：幹我們這一行的就是這樣，像我……一年到頭在外面，呆在家裡的時間還不到十天……

辜桐：那你太太怎麼說？

導演：她？她能說什麼？反正爲了電影藝術嘛，像這種生活枝節彼此應該容忍諒解，對了，辜先生，你……不會埋怨莉莎吧？

莎吧？

辜桐：我跟你太太一樣，我能說什麼？



莉莎：小桐！別這樣，回來以後我陪你去渡個假，嗯？別像小孩子一樣嘛——

△辜桐生著悶氣，莉莎有點尷尬

莉莎：那……我走了……

△莉莎示意導演走出

導演：辜先生，改天我們再來談合約的事——

△導演與莉莎走出，辜桐似乎陷在自己的情緒中。

辜桐：爲什麼要沒有結局？如果他是囚犯，他會這麼說嗎？

△辜桐緩緩走向鐵欄杆並緊緊握著，目光望得好遠好遠……

△轉場音樂

△燈暗

## 第二十場

△承上場轉場音樂聲中，傳來沉穩的皮鞋聲

△燈亮時，蕭彬在中央的監牢中，囚甲和囚乙則各關在左右兩間。囚甲依然在照顧他的攀籐盆栽，囚乙則在照著鏡子。

△一名巡房的警衛從左下舞台上，在確定三人都在獄中後，從右下舞台下。半晌傳來鐵門重重關上的聲音。

△囚乙隔著鐵欄杆呼喚著蕭彬

囚乙：老大……你的案子聽說……已經定了？

△蕭彬依然靜坐不動，彷彿沒聽到似的。空氣一下顯得滯悶不已——

囚甲：其實關在這兒的命運大概都差不多。以我來說，我殺了我太太和她的情夫，法官早晚會判我死刑的——

囚乙：我看你的案子不會很嚴重，那是他們罪有應得！

囚甲：如果你是法官，我就放心了——

囚乙：我也殺了我的未婚妻，只因我認識了另一個女的，她竟然跟另一個人要好……

囚甲：你才一審，下決定還早呢？不像老大……

△兩人同時望著蕭彬，他依然靜坐不動——

囚乙：其實我們都是小兒科，不像老大身揹八條人命，幹的是滅門大血案——

△囚乙唯恐太刺激蕭彬，但蕭彬只是睜眼望了前方一眼，緩緩嘆口氣。

囚甲：老大，不要氣餒，這條路每個人早晚都要走的，只是方式不一樣，像我早就看開了，有一個到監獄裡來說法的法

師不是說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嗎？

囚乙：你少說廢話，跟他談正事啦——

囚甲：對，老大，你也知道這裡的規矩，你的案子結了，大夥湊了點錢想請你……

△囚甲不忍說下去，但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一種生離死別的饗敘，空氣中又忽然冷了起來？蕭彬突然想到什麼，神色反而帶了一點神采

蕭彬：謝謝你們……我想吃吃喝喝的事不必了，倒是我突然有個想法……

囚乙：你說，只要大夥能辦到，絕對沒問題——

蕭彬：如果不介意，我希望那筆錢能去買個金手鐲送我媽——

△這種請求似乎出乎意料之外，囚甲與囚乙訝異得忘了搭腔。

蕭彬：從小我最恨別人罵我媽是白痴，每次我非得打得對方跪地求饒不可，其實她只是……反應比較遲頓而已——自從那個男人離開她之後……

囚甲：那些人真他媽的該揍，老大，你沒錯呀——

蕭彬：我錯了，我反應這麼激烈，其實我也認為她是白痴，所以，十四歲的時候我就離家出走了，到今天為止，我都沒有見過她……

囚乙：老大，沒問題，我就買一對吧！

蕭彬：（搖頭）不用了，一只足夠了，她甚至可能不知道金手鐲是什麼？但這算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買東西給她——

△三人神色黯然之際，警察又從右下舞台上

△警察走到蕭彬籠前，望了手上的公文，冷冷地作了一個開鐵門的動作——

警察：蕭彬，面會！

△轉場音樂起

△燈暗

## 第二十一場

△承上一場的音樂

△燈亮時，舞台中央是張桌子，蕭彬與麗莎分坐左右兩邊，在上舞台離桌子不遠處則站著一名警察，負責監督之職。

△似乎心情異樣的緣故，兩人彼此沉默忐忑不安，不知從那兒說起

△麗莎將幾本書放在桌上

麗莎：這是你的一些佛書……

蕭彬：家裡好嗎？

麗莎：（點頭）我已經搬回去跟我媽住一塊兒——我只是想告訴你，我投資在土地買賣的錢全沒了——

蕭彬：我知道！妳故意的，因為妳還恨我，所以明知是個陷阱，還是故意把我得到的又丟棄了——

麗莎：可是你不阻止我？

蕭彬：因為我愛妳，雖然我知道妳並不情願跟我在一起——

麗莎：發生了這麼多事，你有沒有想過，你究竟在追求什麼？

蕭彬：我不確定！小時候什麼都沒有，長大以後好像什麼都有，可是事實又不盡然，就像妳躺在我懷裡，卻又像離我很

遠——

麗莎：現在鐵窗把你隔得更遠了——

蕭彬：（搖頭）事實上我好像更了解妳了——

△原本坐著的麗莎不安地站起

蕭彬：妳要走了？

麗莎：你養的鬥魚死了——

△蕭彬有點訝異……

麗莎：我是故意不餵它們，就這樣掙扎了一星期才死——它們跟其它的魚一樣翻著白肚浮在水面——

△蕭彬似乎有種異樣的神情，但那也只是瞬間的事，他的神情很快又恢復平靜。但麗莎並沒有發現，她似乎等待蕭

彬脾氣發作，但她失望了——

麗莎：你不生氣？

蕭彬：每個人都會死，鬥魚也是一樣……

麗莎：可是有的人本來還不會死，你卻殺了他們……

蕭彬：妳以前從未對我說過這種話……

麗莎：你也是……

△兩人似乎彼此同意而沉默著——

蕭彬：最近我作了夢……

麗莎：（逃避地）我不要再聽——

蕭彬：我夢見那些人……不是我殺的……

△麗莎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訝異地望著蕭彬，但蕭彬依然冷靜的表情

蕭彬：這些日子來，我一直在想如果這些夢才是真實的人生，那我就只是在夢中殺了那些人……

△蕭彬的目光充滿了興奮，彷彿真實的狀況真的如他所說的——

△麗莎驚訝的表情透著些許的同情與沮喪……

△轉場音樂

△燈暗

## 第二十二場

△承上一場的音樂，在音樂聲中傳來鬧鐘的聲音

△燈亮時，囚甲把鬧鐘關掉，囚乙在另一間牢房也正好起床。兩人發現蕭彬早已換了一套新衣服（運動服），像老僧入定般地盤腿坐在一床新棉被上。

△囚甲和囚乙不約而同地走到下舞台，作著刷牙洗臉的動作——

囚甲：（小聲）是今天嗎？

囚乙：（小聲）反正不是星期二就是星期五……

囚甲：我的案子拖了好幾年，也讓我看過不少被槍決的人，像他這樣的，我倒是第一次看到——

囚乙：真不愧是震驚黑白兩道的殺手，臨死之前還這麼鎮靜，反倒是我們替他送別的人心裡七上八下的……

囚甲：希望我時間到的那一天，有他十分之一的膽識就好了……

△此時遠遠傳來整齊的皮鞋腳步聲，囚甲和囚乙相互示意快速地結束洗臉動作，並快步走回左右兩間牢房——兩人神色緊張像在等待一件即將發生的重大事件。

△蕭彬也禁不住訝異地睜開雙眼，神色中有著蒼茫無奈。

△三名警察從右下舞台上，小心翼翼地打開鐵門

△蕭彬從棉被上下來，他的雙腳烤著腳鍊，但並不妨礙他捧起棉被的俐落動作。他故作鎮定地面對三位警察——

蕭彬：我等這一刻很久了，一切我都已經準備就緒，請帶我上刑場吧……

警察：（搖頭）很抱歉，我們只是來告訴你，不是今天的日子……

△蕭彬有著極大的失望，臉孔幾乎是扭曲的，就像硬撐的帳篷，一下全鬆垮下來……

△警察三人整齊的步伐從左下舞台下——

△囚乙、囚甲不敢作聲地望著蕭彬像洩氣的皮球將棉被又舖在地上

蕭彬：（喃喃）這表示我最少還可以活三天……也許我現在可以先好好地睡一覺……

△轉場音樂起時，蕭彬已迫不及待地躺下，不到三秒鐘，鼾聲已起，隨著音樂聲鼾聲愈來愈沈愈來愈大聲——

△燈暗——

## 第二十三場

△承上一場轉場音樂

△天幕上是記者在播報強烈颱風登陸的消息。

△天幕繼續是氣象分析報告。(最好是台視任立瑜的資料帶)

△燈亮時辜桐坐在書桌前一付茫然的樣子。

△莉莎從裡面走出——辜桐情緒顯得更低潮

辜桐：這種天氣妳也要出去？

莉莎：要不是碰到這種天氣，片子早就殺青了，就因為這麼一耽擱，導演決定要修改結局。所以約了我在咖啡廳討論——

辜桐：爲什麼別人的結局都要由他來更改？

莉莎：因爲他是導演，導演有二度創作的權利不是嗎？

辜桐：但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莉莎：我知道你對他很不滿是因爲他干涉了你的作品，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沒有他，你的作品可能永遠只是三流的小說

……

辜桐：可是我不能沒有結局，事情總要有個了斷的——

莉莎：隨便你，其實我很不喜歡那種感覺，爲什麼要讓那個殺人犯在獄中受折磨？

辜桐：我也不喜歡……我要出去……(喃喃)

莉莎：你說什麼？

辜桐：我……莉莎，留下來陪我好嗎？

莉莎：都跟人家約好了，不是說好戲殺青了再陪你出去？

辜桐：我……我怕……

莉莎：你怕什麼？

辜桐：我不知道……有時候下定決心是一件很難過的事……

△外面傳來汽車喇叭聲……

莉莎：導演來接我了，改天再談——

△莉莎快步往外走去——

△辜桐起身追了兩步後，沮喪地站著。半晌他似乎想起什麼，下定決心拿起書桌上的稿紙，點火將它引燃，火焰照紅了他的臉，他似乎見到一幕即將發生的悲劇而臉孔扭曲著——

△轉場音樂

△火焰熄滅時，燈暗。

## 第二十四場

△承上一場音樂

△暗場中傳來整齊的皮鞋聲與腳鍊聲……

△燈亮時，蕭彬被兩名警察押上右上舞台，蕭彬抱著一床新棉被，緩緩將棉被放在一塊突起的土堆上。

△兩名警察走回左上舞台，在幕後的口令聲中，動作整齊地持槍射擊……

△在幾聲槍響後，蕭彬倒地死亡——

△右下舞台與左下舞台的囚甲與囚乙是一付茫然的表情繼續撫弄著盆栽和鏡子。

△麗莎、小莉和詩涵則分別手持鋼圈、長弓和方框玻璃走上舞台——五人在定位後呈現一種相互環扣的動作後，靜

止不動……

△燈微暗後，辜桐從左舞台上，他似乎在尋找什麼？

△舞台上的五人同時動了起來，他們的動作就像在片場中的工作人員一樣——

△囚甲的身份變為導演

導演：卡——好了，最後一場的結局請準備——

△辜桐向詩涵詢問莉莎的下落，詩涵走向另一端向導演耳語——

△導演望了辜桐一眼表情有點不安，隨即轉身拍拍莉莎的肩膀，莉莎會意，訝異地朝辜桐走去——

△眾人好奇而謹慎地議論紛紛，氣氛一時僵住，好像即將發生什麼事一般——

莉莎：辜桐，怎麼有空來探班？

辜桐：我是來帶妳回去的——

麗莎：可是戲還沒拍完，我——

△導演上來幫腔——

導演：對呀！還剩下最後一場結局——

辜桐：不會有結局了——

導演：啊？你想通了？

△辜桐突然從腰間抽出一把手槍，在莉莎尚未來得及驚叫之際，朝她連開三槍——

△眾人在莉莎倒地後才會意發生了什麼事，女人開始驚叫躲避——

△導演嚇得跪地——

導演：不——不要殺我——

△辜桐的槍口原本指著導演，突然又慢慢地舉槍對著自己的腦袋，猛然扣了扳機

△槍聲響起之際，眾人驚叫

△尾場音樂起

△燈暗——